

寓意草

上海錦章圖書局印行

新建喻嘉言先生著

寓意草

上海錦章圖書局印行

寓意草自序

聞之醫者意也一病當前先以意為運量後乃經之以法緯之以方內經所謂微妙在意是也醫耽無意而淺深由是  
枘鑿由是徑庭由是而病機之安危倚伏莫不由是意之凝釋剖判荒茫顧不危耶大學誠意之功在於格致而其辨  
尤嚴於欺謙之兩途蓋以殺機每隨於陰幽而生機恒苞於粹白莊周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萬一肺腑能語升墜可  
憐先儒人鬼闕之辨精矣昌謂醫事中之欺謙即眾人之人鬼闕也奈何世之業醫者輒豔而稱儒儒之誦讀無靈者  
輒從而言醫究竟無主之衷二三雜揉醫與儒之門兩無當也求其拔類者長沙一人而已代有詰人然比之仙釋則  
寥寥易於指數豈非以小道自隘莫溯三氏淵源乎夫人生驅光逐景偶影同遊欣慨交心況於生死安危忍懷僥倖  
芸芸者物也何以不格昭昭者知也何以不致惟虛惟無萌於太素者意也何以不誠格一物即致知尚恐逐物求知  
乃終日勘病不知病為何勞而欲生其意之隨舉隨當也不亦難乎昌於此道無他長但自少至老耳目所及之病無  
不靜氣微心呼吸與會始化我身為病身負影隻立而呻吟愁毒恍惚而來既化我心為病心苟見其生寶欲其可而  
頭骨腦髓捐之不惜倘病多委折治少精詳早以內照他病未痊我身先瘁淵明所謂情無假以故不能廣及然求誠  
一念歛於生死輪上寂寂坡迴不知者謂昌乃從紙上得之夫活法在人豈紙上所能與耶譬之兵法軍機馬上且不  
能得況於紙上妄說孫吳但令此心勤密在先冥靈之下神挺自顯邇年先議病後用藥如射者引弓預定中的之高  
下其後不失亦自可觀何必剜腸潑肺乃稱奇特哉不揣欲偏厯名封大彰其志不謂一身將老日態日紛三年之久  
不鳴一邑幸值諫議國臣胡老先生建言歸里一切修舉悉從朝廷振興化育起見即昌之一得微長并蒙格外引與  
參定俚案之近理者命名寓意草捐貲付梓其意欲使四方周覽之士大破成局同心懸痛以登斯民於壽域而為  
聖天子中興變理之一助云然則小試寓意豈易易能哉

崇禎癸未歲季冬之月南昌喻昌嘉言甫識

寓意草目錄

先議病後用藥

論金道賓真陽上脫之證

金道賓後案治真陽上脫之證

辨袁仲卿小男死證再生奇驗并詳誨門人

辨黃長人傷寒疑難危證治驗并詳誨門人

治金鑑傷寒死證奇驗

辨徐國楨傷寒疑難危證治驗

治錢仲昭傷寒發癥危證奇驗

治傷寒壞證兩腰腫廢奇驗

辨黃起潛黃曙修時氣傷寒治各不同

附陽證

辨王玉原傷寒從餘熱并永定善後要法

答門人問將中尊受病致死之因

論內傷轉瘡宜防虛脫并治驗

推原陸中尊瘡患病機及善後法

力爭截瘡成脹臨危救安奇驗

詳述陸平叔傷寒危證治驗并釋門人之疑

面議何茂倩令媛病單腹脹脾虛將絕之候

辨痢疾種種受證不同隨證治驗缺七

面議少司馬李萍槎先生誤治宜用急瘡之法

面議陳彥曾臨危之證有五可治

論黃湛侯吐血暴證治驗

論顧枚先失血證治病機比常不同

治陸令儀乃堂肺癰奇驗

面論姜宜人奇證與爻腸不同治法迥異

答門人問州守錢希聲先生吐血治法

面議郭台尹將成血盡之病

辨黃旭乃室膈氣危證宜用緩治法果驗

治李思萱乃室膈氣危病奇驗

論吳聖符文學單腹脹治法

面論大司馬王岵翁公祖耳鳴用方大意

附答

直敍王岵翁公祖病中垂危復安始末

直推王岵翁公祖病後再候貽患

直敍立刻救甦劉筠枝不終其用之故

面論徐徽生將成痿痺之證

論江沖寰先生足患治法

論錢太封翁足患不宜用熱藥再誤

論浦居藝喘病療治之法奇驗

辨江鼎翁公祖頤養人和宜用之藥

論吳吉長乃室及王氏婦肺病誤藥之治驗

詳吳太封翁疝證治法并及運會理勦寇之事

詳辨諫議胡國臣先生痰飲小恙并答明問

論顧明仲痞塊錮疾及根源治法

論袁聚東痞塊危證治驗

論楊季衡風發之證并答門人四問

治葉茂卿小男肺病奇證效驗并詳誨門人

議沈若茲乃郎腸癖危證并治驗

辨治楊季登兩女奇證奇驗

直敍顧謾明兩郎佈痘為胃小所誤

論劉筠翁長郎失血之證

論錢小魯嗜酒積熱之證治法不同

面論李繼江瘧病奇證

治吳添官乃母厥顛疾乃自病真大脫出之驗

論體盛絕孕治法

華太夫人餌水方論

陸子堅調攝方論

與黃我兼世兄書

辨黃鴻軒臂生癰癧之證并治驗

論士大夫喜服種子壯陽熱藥之誤

論治傷寒藥中宜用人參之法以解世俗之惑

## 先議病後用藥

從上古以至今時。一代有一代之醫。雖聖神賢明。分量不同。然必不能舍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也。故治病必先識病。識病然後議藥。藥者所以勝病者也。識病則千百藥中。任舉一二種用之。且通神。不識病則歧多而用眩。凡藥皆可傷人。況於性最偏駁者乎。邇來習醫者。以醫學愈荒。遂成一議藥不議病之世界。其天枉不可勝悼。或以為殺運使然。不知天道豈好殺。惡生耶。每見仕宦家。診畢即令定方。以示慎重。初不論病。從何起藥。以何應致庸師。以模稜迎合之術。妄為擬議。追藥之不效。多咎於無藥。非無藥也。可以勝病之藥。以不識病情而未敢議用也。危哉靈樞素問甲乙難經無方之書。全不致究。而後來一切有方之書。奉為靈寶。如朱丹溪一家之言。其脈因症治一書。先論脈次。因症然後乃論治。其書即不行。而心法一書。層相錯雜。則共宗之。又本草止述藥性之功能。人不加嗜。又繆氏經疏。兼述藥性之過劣。則莫不懸之肘後。不知草木之性。亦取其偏以適人之用。其過劣不必言也。言之而棄置者衆矣。曷不將本草諸藥。盡行刪汰。獨留無過之藥。五七十種而用之乎。其於周禮令醫人採毒藥以供醫事之旨。及歷代帝王恐本草為未備。而博采增益之意。不大刺謬乎。欲破此惑。無如議病精詳。病經議明。則有是病。即有是藥。病千變。藥亦千變。且勿論造化生心之妙。即某病之以某藥為良。某藥為刲者。至是始有定名。若不論病。則藥之良毒善惡。何從定之哉。可見藥性所謂良毒善惡。與病體所謂良毒善惡不同也。而不知者。必欲執藥性為去取。何其陋耶。故昌之議病。非得已也。昔人登壇指顧後效。不爽前言。聚米如山。先事已饑。碩畫醫雖小道。何獨不然。昌即不能變俗。實欲借此榜樣。闡發病機。其能用不能用。何計焉。胡白臣先生曰。先議病後用藥。真金匱未抽之論。多將燭燭。不可救藥。是能議病者。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是能用藥者。

## 與門人定議病方

某年某月。某地某人。年紀若干。形之肥瘦長短。若何色。之黑白枯潤。若何聲。之清濁長短。若何人。之形志苦樂。若何病。始何日。初服何藥。次後再服何藥。其藥稍效。其藥不效。時下晝夜孰重。寒熱孰多。飲食喜惡。多寡。一便滑滯無有。脈之

三部九候何候獨異二十四脈中。何脈獨見何脈兼見其證或內傷或外感或兼內外或不內外。依經斷為何病。其標本先後何在。汗吐下和。寒溫補瀉何施。其藥宜用七方中何方。十劑中何劑。五氣中何氣。五味中何味。以何湯名。為加減和合。其効驗定於何時。一一詳明。務令纖毫不爽。起眾信從。允為醫門矜式。不必演文可也。某年者。年上之干支。治病先明運氣也。某月者。治病必本四時也。某地者。辨高卑燥濕五方異宜也。某齡某形。某聲某氣者。用之合脈圖萬全也。形志苦樂者。驗七情勞逸也。始於何日者。察久近傳變也。歷問病癥。藥物驗否者。以之斟酌已見也。晝夜寒熱者。辨氣分血分也。飲食二便者。察腸胃平和也。三部九候何候獨異。推十二經脈受病之所也。二十四脈見何脈者。審陰陽表裏無差忒也。依經斷為何病者。名正則言順。事成如律度也。標本先後何在者。識輕重次第也。汗吐下和寒溫補瀉何施者。求一定不差之法也。七方。大小緩急奇耦複乃藥之制。不敢濫也。十劑。宣通補瀉。輕重滑滯燥濕乃藥之宜。不敢泛也。五氣中何氣。五味中何味者。用藥最上之法。寒熱溫涼平。合之酸辛甘苦鹹也。引湯名為加減者。循古不自用也。刻効於何時者。逐款辨之不差。以病之新久。五行定痊期也。若是。則醫業之在人者。上拙自定。積之數十年。治千萬人而不爽也。胡白臣先生曰。如此條理始終。智聖之事已備。

### 論金道賓真陽上脫之證

金道賓之診。左尺脈和平。右尺脈如控弦。如貫索上中甚銳。子為之駭曰。是病枝葉未有害。本寔先撥。心得之醉而使內也。曰誠有之。但已絕慾三年。服人參助許。迄今諸無所苦。惟閉目轉盼。則身非已有。恍若離魂者然。不識可治與否。予曰可治。一四求疏。未知方中之意。歸語門人。因請立案。予曰。凡人佳治當前。費專以明得意。又助之以鞠篋。五臟翻覆。宗筋縱弛。百脈動搖。以供一時之樂。不知難為繼也。嘗有未離女軀。頃刻告殞者矣。是病之有今日者。幸也。絕慾三年。此丈夫之行。可收桑榆者。但不知能之不為乎。抑為之不能乎。不為者。一陽時生。斗柄常運。不能者。相安於無事而已。夫人身之陰陽相抱而不脫。是以百年有富。故陽欲上脫。陰欲下吸之不能脫也。陰欲下脫。陽上吸之不能脫也。即病能非一。陰陽時有亢戰。旋必兩協其半。惟大醉大勞。亂其常度。二氣乖之。脫離所爭。不必其多。即寸中脫出一分。此一分便孤而無耦。使營魄不能自主。治法要在尋其罅漏而緘固之。斷鱉立極。煉石補天。非飾說也。若不識病所。而博搜以冀弋獲。雖日服人參。徒竭重質。究鮮實益。蓋上脫者。妄見妄聞。有如神靈下脫者。不見不聞。有如龍蹠上脫者。身

輕快而汙多淋漓下脫者身重着而肉多青紫皆有新貴人馬上揚揚得意未及回寫一笑而逝者此上脫也。又有入寢而遭壓身如被杖九竅出血者此下脫也。其有上下一時俱脫者此則暴而又暴不多經見者。其有左右相疎而脫者右從下左從上魂升魄降同例也。但治分新久藥貴引用。新病者陰陽相乖補偏救散宜用其偏。久病者陰陽漸入扶元養正宜用其平。若久病誤以重藥轉增其竭絕耳。引用之法上脫者用七分陽藥三分陰藥而夜服從陰以引其陽下脫者用七分陰藥三分陽藥而晝服從陽以引其陰引之又引陰陽忽不覺其相抱雖登高臨深無所恐發表攻飛走天地翕然從其陽使坎中之真陽上升則週身之氣如冬至一陽初生便要蟠迷應天地翕然從其陰是身中中原有大樂豈區區草木所能方且萬一者耶。胡白臣先生曰言脫微矣言治脫更微蓋天地其猶橐籥理固然也。

金道賓後案

金道賓前案次年始見而問治焉。今再伸治法。夫道賓之病也。真陽上脫之病也。真陽者父母攝精晴一默真氣結為露水小珠而成胎之本也。故胎在母腹先結兩岐即兩腎也。腎為水藏而真陽居於其中。在易坎中之陽為真陽即此義也。真陽既以腎為窟宅而潛伏水中凝然不動嘿與一身相管攝是以足供百年之用。惟夫縱慾無度腎水日竭真陽之面目始露。太陽者親上者也。至於露則鼻汗淋漓目中有光面如渥丹其飛揚泄越孰從把握之哉所謂神魂飄蕩三年未有寧宇也。故每歲至冬而發至春轉劇蓋無以為冬水收藏之本無春木發生之基以故腰脊牽強督脈縮而不舒且眩掉動搖有風之象總由自伐其生生之根耳。夫生長化收藏之運有一不稱其職便為不治之症。今奉藏者少奉生者更少為不治無疑矣而僕斷為可治者以有法治之也。且再經寒暑陰陽有漸入之機而驗之人事三年間如處絕域居圍城莫必旦夕之命得於懲創者必深夫是以知其可治也。初以前劑治之。劑中兼用三法。一者以瀆固脫一者以重治怯一者以補理虛緩真陽散越於外。如求亡子不得不多方圖之服之果獲大效於是為外迎之法以導之更進而治其本馬治本一法寔有鬼神不覩之機夫可以言語形容者姑以格物之理明之。畜魚千頭者必置介類魚池中不則其魚乘雷雨而冉冉騰散蓋魚雖潛物而性樂於動以介類沉重下伏之物而引魚之潛伏不動同氣相求理通互興也。故治真陽之飛騰泄越不以蟲鼈之類引之下伏不能也。此義真與奠互通而告平成施八索以維

地脈同符合撰前案中所謂斷鱉立極早已言之矣然此法不可賣也賣則魚亂於下矣其次用半引半收之法必其次用大封大固之法封固之法世雖無傳先賢多有解其旨者觀其命方之名有云三才封髓丸者有云金鎖正元丹者封鎖真陽不使外越意自顯然先得我心之同矣前江鼎翁公祖案中蓋中加油則燈愈明爐中覆灰則火不息之說亦早已言之矣誠使真陽復返其宅而碌然與真陰相戀然後清明在躬百年嘗保無患然道賓之病始於溺情今雖小愈倘無以大奪其情勢必為情所壞惟是精精以自剛積氣以自衛精神以自王再加平日之把持庶乎參天之幹非斧斤所能驟傷者若以其時之久而難於忍耐也彼立功異域嚙雪虜廷白首始得生還者夫獨非人也歟哉前案中以絕慾三年為丈夫行可收桑榆者亦早已言之矣今以藥石生之更不得不以苦言繼之僕不自度量輒以一葷障狂瀾也其能乎否耶胡南臣先生曰妙理微機一經抽發真有一彈而三日樂一徹而終日悲者

辨袁仲卿小男死症再生奇驗并誨門人

袁仲卿乃郎入水捉蟛蜞為戲偶仆水中家人救出少噴大熱呻吟諸小兒醫以鎮驚清熱合成丸散與服一日遂至昏迷不醒胸高三寸頸軟頭往側倒氣已垂絕萬無生理再四求余往視診其脈止似蛛絲過指全無以湯二茶匙滴入口中微有吞意謂之曰吾從來不懼外症之重但脈已無根不可救矣一趙姓醫曰鼻如烟煤肺氣已絕縱有靈丹不可復活余曰此兒受症何至此極主人及客俱請稍遠待吾一人獨坐靜籌其故良久曰得之矣其父且驚且喜醫者顧聞其說余曰驚風一症乃前人鑿空妄譚後之小兒受其害者不知幾千百億兆昔與余鄉幼科爭論殊無證據後見方中行先生傷寒條辨後附瘡書一冊顯言其事始知先賢先得我心於道為不孤如此症因驚而得其實踐仆水中感冷濕之氣為外感發熱之病其實物在胃中者因而化當比夾食傷寒例用五積散治之醫者不明以金石寒冷藥鎮壓外邪深入臟腑神識因而不清其食停胃中者得寒涼而不運所進之藥皆在胃口之上不能透入轉積轉多以致胸高而渴宜以理中藥運轉前藥倘得症減脈出然後從傷寒門用藥尚有生理醫者曰鼻如烟煤肺氣已絕而用理中得毋重其絕乎余曰所以獨坐沉思者正為此耳蓋烟處不過大腸燥結之微若果肺絕當汗出大喘何得身熱無汗又何得胸高而氣不逼且鼻准有微潤耶此余之所以望其有生也於是煎理中湯一盞與服灌入喉中大吐一口果然從前兩日所受之藥一齊俱出胸突頓平頭亦稍硬但脈仍不出人亦不甦余曰其事已驗即是轉機

此為食之未動，關竅堵塞之故。再灌前藥少，熱已漸退，症復遞減。乃從傷寒下例以玄明粉一味化水連灌三次。以開其大腸之燥結。是夜下黑糞甚。次早忽言一聲云：我要酒吃。此後尚不知人事。以生津藥頻灌。一日而甦。胡卣臣先生曰：驚風一症，小兒生死大關。孰知其為外感耶？習幼科者，纔虛心領會此案，便可免乎殃咎。若駁為異說，則造孽無極矣。

附沙室小兒治驗

衛庠沙無翼門人王生之表兄也。得子甚遲，然縱啖生硬冷物。一夕吐食，暴僵不醒。人事醫以驚風藥治之，渾身壯熱，面若裝硃，眼吊唇掀，下利不計其數，滿床皆污。至寓長跪請救，診異謂曰：此慢脾風候也。脾氣素傷，更以金石藥重傷，今已將絕。故顯若干危症，本有法可救，但須七日方醒。恐信不篤，而更醫無識，反得譴罪生謗。王生堅請監督其家，且以代勞，且以壯膽。於是用烏蝎四君子湯，每日灌一大劑，每劑用人參一錢，其家雖暗愧，然見面赤退，而色轉明潤，便瀉止，而動移輕活似有欲言不言之意，亦自隱忍。至第六晚，忽覺手足不寧，揭去衣被，喜吞湯水，始極誠人參之害。王生先自張皇，竟不來寓告明，任其轉請他醫。纔用牛黃少許，從前危症復出，面上一團死氣，但大便不瀉耳。重服理脾藥，又五日方甦。是役也，王生於袁仲卿一案，若罔見而平日提命，凡治陰病得其轉為陽病，則不藥自愈，縱不愈，用陰分藥一劑，或四物二連湯，或六味地黃湯，以剷其偏，亦無不愈。何其置若罔聞，姑為鳴鼓之攻，以明不屑之誨焉。

門人問曰：驚風一症，雖不見於古典，然相傳幾千年。吾師雖闢其謬，頑鈍輩尚不能無疑。請明辨之，以開聾瞶。答曰：此問亦不可少。吾為子弟大破其惑，以因破天下之惑。蓋小兒初生，以及童幼，肌肉筋骨，臟腑血脈俱未充長，陽則有餘，陰則不足，不比七尺之軀，陰陽交盛也。惟陰不足，陽有餘，故身內易至於生熱，熱盛則生瘡，生瘡亦所恒有。設當日直以四字立名，熱瘡風驚，則後人不炫，因四字不便立名，乃節去二字，以驚字領頭，風字煞尾，後人不解，遂以為奇特之病也。且謂此病有八候，以其頭搖手動也，而立抽掣之名，以其卒口噤脚攣急也，而立目邪心亂，搐搦之名，以其脊強背反也，而立角弓反張之名。相傳既久，不知其妄造，遇見此等證出，無不以為奇特，而不知小兒之腠理未密，易於感冒風寒。風寒中人，必先中入太陽經，太陽之脈起於目內，上額交嶺入腦，還出別下項，夾脊抵腰中，是以病則筋脈牽強，因筋脉牽強，生出抽掣搐搦，角弓反張，種種不通名目。而用金石藥鎮墜外邪。

深入臟腑千中千死萬中萬死間有體堅證輕得愈者。又訖為再造奇功。遂致各守額門。雖日殺數兒不自知其罪矣。百年之內千里之遠出一二明哲終不能一一盡剖疑闕。如方書中有云。小兒八歲以前無傷寒。此等胡言竟出自高明偏足為驚風之說。樹幟曾不思小兒不耐傷寒初傳太陽一經早已身強汗多。筋脈牽動人事昏沉勢已極於本經湯藥亂投死亡接踵何由見其傳經解散耶。此所以誤言小兒無傷寒也。不知小兒易於外感。易於發熱。傷寒為獨多。世所妄稱為驚風者即是也。小兒傷寒要在三日內即愈為貴。若待經盡方解必不能耐矣。又剛痘無汗柔痘有汗。小兒剛痘少柔痘多。世醫見其汗出不止。神昏不醒往往以慢驚風為名而用參耆术附等藥閉其腠理。墮邪不得外越亦為大害。但比金石藥為差減耳。所以凡治小兒之墮。但當徹其出表。不當固其入裏也。仲景原有桂枝法。若舍而不用。從事東垣內傷為治毫釐千里最宜詳細。又新產婦人去血過多陰虛陽盛其感冒發熱原與小兒無別。醫者相傳稱為產後驚風尤堪笑破口賴要知吾闡驚風之說非謂無驚病也。小兒氣怯神弱凡遇異形異聲驟然跌仆皆生驚怖其候面青冀青多煩多哭嘗過於分別。不比熱邪塞竅神識昏迷對面撞鐘放銃全然不聞者。細詳勘驗自識驚風鑿空之謬。子輩既游吾門曰引光明勝義。洗濯肺腸忽然靈悟頓開便與飲上池無二。若但於言下索解則不能盡傳者多矣。門人又問曰。傷寒原有二表一裏之法。今謂墮邪當從表出不當令其深入則裏藥全在所擣矣。豈於古法有未合與答曰。此問亦不可少。古法甚明但後人鹵莽不悟耳。蓋人身一個殼子。包着臟腑在內從殼子上論即骨亦表而從近殼子處論即膀胱尾閨之間亦出表之路也。在外以皮毛為表之表。在內以大小孔道為裏之表。總驅熱邪從外出也。惟有五臟之間精神魂魄意之所居乃真謂之裏而不可令外邪深入耳。如盜至人家近大門則驅從大門出皆非自全之道也。試觀心肺脾肝腎之內並無血脉皮毛肌肉筋骨也。而所主者乃在外之血脉皮毛肌肉筋骨則安得以在外者即名為表耶。所以傷寒之邪入內有傳腑傳臟之不同而傳腑復有淺深之不同。胃之腑外主肌肉而近大門故可施解肌之法。內通大小腸而近後門故間有可下之法。至膽與腑則深藏肝葉乃寢室之內去前後門俱遠故汗下兩有不宜但從和解而已。若傳至三陰則已舍大門而逼近寢室設無他證牽制惟有大開後門極力攻之使從大便出耳。今之治傷寒者誤以包臟腑之殼子分表裏故動輒乖錯誠如五臟深藏於殼內而分主在外之血脉皮毛肌肉筋骨也。胸中了然矣。門人又問曰。獲聞軀殼包乎

五臟奉之為主之誨。心地頓開。但尚有一疑。不識人身之頭。奉何臟為主耶。答曰。頭為一身之元首。穹然居上。乃主臟而不奉藏者也。雖目通肝。耳通腎。鼻通肺。口通脾。舌通心。不過借之為戶牖。不得而主之也。其所主之臟。則以頭之外殼。包藏腦髓。腦為髓之海。主統一身骨中之精髓。以故老人髓減。即頭傾視深也。內經原有九臟之說。五臟加腦。髓骨脈膽。女子胞。神臟。五形臟四共合為九。豈非腦之自為一臟之主耶。吾謂腦之中雖不藏神。而腦之上為天門。身中萬神集會之所。況九一宮。所謂上入景也。惟致虛之極者。始能冥漠上通。子輩奈何妄問所主耶。凡傷寒顯頭疼之證者。用輕清藥。微其邪從上出。所謂表也。用搐鼻藥。搐去腦中黃水。所謂裏也。若熱已平復。當慮熱邪未盡。用下藥時。大黃必須酒浸。藉酒力以上達。所謂鳥巢高巔射而取之之法也。今世治大頭瘟一證。皆從身之軀殼分表裏。不從頭之軀殼分表裏。是以死亡莫救。誠知腦之自為一臟。而顧力以攻之。思過半矣。

辨黃長人傷寒疑難危證治驗并詳誨門人

黃長人犯房勞病。傷寒。守不服藥之戒。身熱已退。十餘日外。忽然昏沉。渾身戰慄。手足如冰。舉家忙亂。亟請余至。一醫已合就薑桂之藥矣。余適見而駭之。姑俟診畢。再三問其差誤。主家自疑陰證。言之不入。又不可以理服。只得與醫者約曰。此一病。藥入口中。出生入死關係重大。吾與丈各立擔承。倘至用藥差誤。責有所歸。醫者曰。吾治傷寒三十餘年。不知甚麼擔承。余笑曰。吾有明眼在此。不忍見人活活就斃。吾亦不得已耳。如不擔承。待吾用藥。主家方纔心安。亟請用藥。余以調胃承氣湯。約重五錢。煎成熱服半盞。少頃又熱服半盞。其醫見厥漸退。人漸甦。知藥不誤。辭去。仍與前藥服至剝終。人事大清。忽然渾身壯熱。再與大柴胡一劑。熱退身安。門人問曰。病者云是陰證見厥。先生確認為實。是陽證。而用下藥。果應其理。安在。答曰。其理頗微。吾從悟入。可得言也。凡傷寒病。初起發熱。煎熬津液。鼻乾口渴。便祕。漸至發厥者。不問而知為熱也。若陽證忽變陰厥者。萬中無一。從古至今無一也。蓋陰厥得之陰證。一起便直中陰經。唇青面白。遍體冷汗。便利不渴。身倦多睡。醒則人事了了。與傷寒傳經之熱邪。轉入轉深。人事昏惑者。萬萬不同。諸書類載陰陽二厥為一門。即明者猶為所混。况昧者乎。如此病先犯房室。後成傷寒。世醫無不為陰厥之名所惑。往往投以四逆等湯。促其暴亡。而誘之陰極莫救。致冤鬼夜嘯。尚不知悟。總由傳脈未清耳。蓋犯房勞而病感者。其熱不過比常較重。如發熱則熱之極。惡寒則寒之極。頭痛則痛之極。所以然者。以陰虛陽往乘之。非陰來無陽之比。况病者始能無樂。

陰邪必輕。旬日漸發，尤非暴證。安得以厥陰之例為治耶。且仲景明言：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後復發熱三日與厥相應，則病旦暮愈。又云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明明以熱之日數定厥之痊期也。又云：厥多熱少，則病進；熱多厥少，則病退。厥愈而熱過久者，必使膿血發癰。厥下而反汗之，必口傷爛赤。先厥後熱，利必自止。見厥復利，利止反汗出喉痛者，其喉為瘡破而能食，恐為陰中。厥止思食，邪退欲愈。凡此之類，無非熱深厥之旨。原未論及於陰厥也。至於陽分之病，而妄汗妄吐妄下，以至熱極如汗多亡陽，吐利煩躁，四肢逆冷者，皆因用藥差誤所致。非以四逆真武等湯挽之，則陽不能回。亦原不為陰證立方也。蓋傷寒纔一發，熱發渴定，然陰分先虧，以其誤治陽分，比陰分更虧，不得已從權清理大熱先救其陽，與純陰無陽、陰盛隔陽之證，相去天淵。後人不窺製方之意，見有成法，轉相效尤，不知治陰證以救陽為主治，傷寒以救陰為主。傷寒縱有陽虛當治，必看其人血肉充盛，陰分可受陽藥者，方可回陽。若面黧舌黑，身如枯柴，一團邪火內燔者，則陰已先盡，何陽可回耶？故見厥除熱存津液元氣於什一，已失之晚，況敢除陽劫陰乎？證治方云：若證未辨陰陽，且與四順丸試之，直指方云：未辨疑似，且與理中丸試之，亦可見從前未透此關。縱有深心，無可奈何耳。因為子輩詳辨，并以告後之業醫者。胡白臣先生曰：性靈自啟，應是軒岐堂上再來。

### 治金鑑傷寒死證奇驗

金鑑春月病癟，誤治二旬，釀成極重死證。壯熱不退，讞語無倫，皮膚枯澇，胸膈板結，舌捲唇焦，身墮足冷，二便畧通半渴不渴，面上一團黑滯。從前諸醫所用之藥，大率不過汗下和溫之法，絕無一效。求救於余，余曰：此證與兩感傷寒無異，但兩感證日傳二經，三日傳經已盡，即死不死者，又三日再傳一週，定死矣。此春溫證，不傳經，故雖邪氣留連不退，亦必多延幾日。待元氣竭絕，乃死。觀其陰證陽證，兩下混在一區。治陽則礙陰，治陰則礙陽，與兩感證之病情符合。仲景原謂死證不立治法，然曰：發表攻裏本自不同。又謂活法在人神而明之，未嘗教人執定勿藥也。吾有一法，即以仲景表裏二方為治，雖未經試驗，吾天機勃勃自動，忽生變化，若有鬼神相助，必可效也。於是用麻黃附子細辛湯兩解其在表陰陽之邪，果然皮間透汗而熱全清。再行附子濁心湯兩解其在裏陰陽之邪，果然胸前未活人事明了。諸證俱退，次日即恩粥，以後竟不需要藥，只此二劑而起，一生於九死快哉。

### 辨徐國禎傷寒疑難急證治驗

徐國楨傷寒六七日。身熱目赤。索水到前復置不飲。異常大躁。將門牖洞啟。身卧地上。展轉不快。更求入井。一醫洵急以承氣與服。余診其脈洪大無倫。重按有力。謂曰。此用人參附子乾薑服之。踰垣上屋矣。余曰。陽欲暴脫。外顯假熱。內有真寒。以薑附投之。尚恐不勝。回陽之任。况敢純陰之藥。重剝其陽乎。觀其得水不欲嚥。情已大露。豈水尚不欲嚥。而反可用大黃芒硝乎。天氣燠蒸。必有大雨。此證頃刻一身大汗。不可救矣。且既謂大熱為陽證。則下之心成結胸。更可慮也。惟用薑附。可謂補中有發。更可以散邪退熱。一舉兩得。至穩至當之法。何可致疑。吾在此久坐。如有差誤。吾任其咎。於是。以附子乾薑各五錢。人參三錢。甘草二錢。煎成冷服。服後寒戰。夏齒有聲。以重錦和頭覆之。縮手不肯與診。陽微之狀始著。再與前藥一劑。微汗。熱退而安。胡白臣先生曰。先生雄辨。可以當仁。

### 治錢仲昭傷寒發班危證奇驗

錢仲昭患時氣外感三五日。身熱頭痛。服表汗藥。疼止熱不清。口乾唇裂。因而下之。偏身紅癰。神昏譏語。食飲不入。大便復祕。小便熱赤。脈見緊小而急。謂曰。此證全因誤治陽明。胃經表裏不清。邪熱在內。如大燎原。津液盡乾。以故神昏譏語。若癥轉紫黑。即刻死矣。目今本是難救。但其面色不枯。聲音尚朗。乃平日足養腎水有餘。如旱田之側。有下泉未竭。故神雖昏亂。而小水仍通。乃陰氣未絕之徵。尚可治。之。不用表裏。單單只一和法。取七方中小方。而氣味甘寒者。用之。惟如神白虎湯一方。足以療此。蓋中州元氣已離。大劑急剝。複剝俱不敢用。而虛熱內熾。必甘寒氣味。方可和之耳。但方須宜小。而服藥則宜頻。如飢人本欲得食。不得不漸漸與之。必一晝夜。頻進五七劑。為浸灌之法。庶幾邪熱以漸而解。元氣以漸而生也。若小其劑。復曠其日。縱用藥得當。亦無及矣。如法治之。更一晝夜而病者。熱退神清。脈和食進。其癰自化。胡白臣先生曰。病與藥所以然之哉。森森警發。

### 治傷寒壞證兩腰僵廢奇驗

張令施乃弟。傷寒壞證。兩腰僵廢。臥床徹夜痛呻。百治不效。求診於余。其脈亦平順無患。其病則比前大減。余曰。病非死證。但恐成廢人矣。此證之可以轉移處。全在痛如刀刺。尚有邪正互相爭象。若全然不痛。則邪正混為一家。相安於無事矣。今痛覺大減。寔有可慮。宜速治之。病者曰。此身既廢。命安從活。不如速死。余感額欲為救全。而無治法。謹思良。

謂熱邪深入兩腰。血脈久閉不能復出。只有攻散一法。而邪入既久。正氣全虛。攻之必不應。乃以桃仁承氣湯。多加肉桂附子二大劑。與服服後即能強起。再做前意為丸服。至旬餘全安。此非昔人之已試。乃一時之權宜也。然有自來矣。仲景於結胸證有附子瀉心湯一法。原是附子與大黃同用。但在上之證氣多。故以此法瀉心。然則在下之證血多。獨不可倣其意。而合桃仁肉桂以散腰間之血結乎。後江古生乃弟傷寒。兩腰僵廢痛楚。不勞思索。徑用此法二劑而愈。

胡國臣先生曰。金針雖度要解鑄古鎔今。始能下手。

### 辨黃起潛曙修時氣傷寒治各不同

黃曙修與乃翁起潛春月同時病溫。乃翁年老而勢輕。曙修年富而勢重。勢重者以冬不藏精體虛不任病耳。余見其頭重着枕。身重着席。不能轉側。氣止一絲不能言語。畏寒聲響於表汗藥中。用人參七分。供表姪施濟卿。恐其家婦女得知。不與進藥。暗增人參入藥。服後汗出勢減。次日再於和解藥中。增人參一錢與服。服後即大便一次。曙修頗覺清爽。然疑下藥之早也。遣人致問。余告以此證表已解矣。裏已和矣。今後我謂即日向安不必再慮。往診見老翁病尚未愈。頭面甚紅。謂曰。望八老翁。下元虛憊。陽浮於上。與在表之邪相合。所謂戴陽之證也。陽已戴於頭面。不知者更行表散。則孤陽飛越而危殆立至矣。此證從古至今只有陶節菴立法甚妙。用人參附子等藥收拾陽氣。而加葱白透表。以散外邪。如法用之即愈。萬不宜遲。其家父子俱病。無人敢主。且駭為偏僻之謠。旋即更醫。投以表藥。頃刻陽氣升騰。腮脰粟起。又頃刻寒顫咬牙。渾身凍裂而逝。翁雖海濱一氓。留心管晏富國之畧。而費志以歿也。良足悼矣。其醫於曙修。調理藥仍行起伐。致元氣日削。謝絕醫藥。靜養六十餘日。方起於床。愈後凡遇戚友家見。余用藥率多訛言。設知當日解表和中。俱用人參。肯捨命從我乎。是其所以得全者。藉於濟卿之權巧矣。

### 附傷寒戴陽證

石闢曉病傷風咳嗽。未嘗發熱。日覺急迫欲死。呼吸不能相續。求余診之。余見其頭面赤紅。躁擾不歇。脈亦豁大而空。謂曰。此證頗奇。全似傷寒戴陽證。何以傷風小恙亦有之。急宜用人參附子等藥。溫補下元。收回陽氣。不然子丑時一身大汗。脫陽而死矣。渠不以為然。及日落陽不用事。心慌亂不能少安。忙服前藥。服後稍定。片刻又為床側涼同寢。一人逼出其汗如雨。再用一劑。汗止。身安。咳嗽俱不作。詢其所由。云連服麻黃藥四劑。遂爾燥急欲死。然後知傷風亦有

戴陽證與傷寒無別總因其人平素下虛是以真陽易於上越耳。

胡白臣先生曰戴陽一證剖析精詳有功來學

辨王玉原傷寒後餘熱并永定善後要法

王玉原昔年感證治之不善。一身津液盡為邪熱所燻。究竟十年餘熱未盡去。右耳之竅常閉。今夏復病。感經綿五十多日。面足浮腫。卧寐不寧。耳間氣往外觸。蓋新熱與舊熱相合。狠相為患。是以難於去體醫者不察其綢繆膠結之情。治之茫不中窺。延至秋深。金寒水冷。病方自退。然淺者可退。深者莫由遞退也。面足浮腫者。肺金之氣為熱所逼失其清肅下行之權也。卧寐不寧者。胃中之津液乾枯。不能內榮其魂魄也。耳間大氣外出者。久閉之竅氣來不覺。今病體虛。贏中無阻隔。氣逆上冲。始知之也。外病雖愈。而飲食藥餌之內調者。尚居其半。特望二事大意。為凡病感者。明善後之法焉。蓋人當感後。身中之元氣已虛。身中之邪熱未淨。於此而補虛則熱不可除。於此而清熱則虛不能任。即一半補虛。一半清熱。終屬模糊。不得要領。然舍補虛清熱外。更無別法。當細辨之。補虛有二法。一補脾。一補胃。如瘧痢後脾氣衰弱。飲食不能運化。宜補其脾。如傷寒後。胃中津液久耗。新者未生。宜補其胃。二者有霄壤之殊也。清熱亦有二法。初病時之熱。為實熱。宜用苦寒藥清之。大病後之熱。為虛熱。宜用甘寒藥清之。二者亦霄壤之殊也。人身天真之氣。全在胃口。津液不足。即是虛生津液。即是補虛。故以生津之藥。合甘寒瀉熱之藥。而治感後之虛熱。如麥門冬。生地黃。牡丹皮。人參。梨汁。竹瀝之屬。皆為法治。仲景每用天水散。以清虛熱。止取滑石。甘草。一甘一寒之義也。設誤投參耆苓丸。補脾之藥為補。並不并邪熱而補之乎。至於飲食之補。但取其氣。不取其補。如五穀之氣。以養之。五菜之氣。以充之。每食之間。便覺津生汗透。將身中蘊蓄之邪熱。以漸運出於毛孔。何其快哉。人皆不知此理。急於用肥甘之味以補之。目下雖精采健旺可喜。不思油膩阻滯經絡。邪熱不能外出。久久充養完固。愈無出期矣。前哲有鑑於此。寧食淡茹蔬。使體暫虛而邪易除。乃為貴耳。前藥中以浮腫屬脾。用苓术為治。以不寐責心。用棗仁茯神為治。總以補虛清熱之旨。未明。故詳及之。胡白臣先生曰。傷寒飲食藥餌二法。足開聲贖。

答門人問。將中尊受病致死之因

門人問曰。崇明將中尊。病傷寒臨危。求肉汁淘飯半碗。食畢大呼一聲而逝。此何故也。答曰。今人外感病兼內傷者多。用藥全要分別。如七分外感。三分內傷。則治外感藥中。宜用緩劑小劑。及薑棗和中為引。原無大動真氣汗血等累。若

七分內傷三分外感則用藥全以內傷為主。但加入透表藥一味而熱服以助藥勢，則外感自散。蓋以內傷之人，纔有些微外感，即時發病，不似壯盛之人必所感深重。其病乃發也。蔣中尊者向曾見其滿面油光，已知其精神外用，非永壽之人也。人惟政然不足，方有餘地可以應世。可以當病。若夫神采外揚，中之所存，寧復有幾耶？近聞其宦情與聲色交濃，霄征海面，冒蜃烟蛟霧之氣，尚犯比頑之戒，則其病純是內傷。而外感不過受霧露之氣耳。霧露之邪，其中人也。但入氣分清道原，不傳經，故非發表攻裏所能驅。培元氣，厚穀氣，則邪不驅而自出。設以其頭暈發熱，認為太陽之證，誤表其汗，則內傷必轉增。而危殆在所必致矣。且內傷之人，一飽一飢，早已生患。又誤以為傷寒而絕其食，已虛益虛，致腹中餒憊，求救於食，入大叫一聲者，腸斷而死也。此理甚明。如飢民仆地即死，氣從中斷，不相續也。又如膈病，展轉不能得食，臨危每多大叫而逝，以無外感之邪亂其神明，是以炯炯自知其絕也。果有外邪與正交爭，其人未死前，先已昏迷不省矣，安得精神若此耶？子以望聞問切之先，早清其鑑可矣。門人又問曰：每見人之神采外揚者，病發恒多汗而燥急不寧，何藥可以治之？答曰：上藥在以神治神。蓋神既外揚，必須內守，方可逆挽。老子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真對證之藥也。若夫草木之性，則取其氣下達而味沉重者用之。恒使勿缺，倣灌園之例，頻頻預沃之以水而防其枯竭可也。門人又問曰：臨危索飯之時，尚有藥可救否？曰：獨參湯可以救之。吾嘗治一孕婦，傷寒表汗過後，忽喚婢作伸冤之聲，知其擾動陽氣，急追無余。令進參湯，不可捷得，遂以白朮三兩，熬濃汁一碗，與服，即時安妥，況人參之力，百倍白朮也。

### 論內傷轉瘡宜防虛脫并治驗

袁繼明素有房勞，內傷偶因小感，自煎薑葱湯表活，因而發熱，三日變成瘡疾。余診其脈，豁大空虛，且寒不成寒，熱不成熱，氣急神惕，知為元陽衰脫之候。因謂其父曰：令郎光景，竊慮來日瘡至，大汗不止，難於救藥，倘信吾言，今夜急用人參二兩，煎濃汁，頻服，防危渠。父不以為意。次日五鼓時，病者精神便覺恍惚，扣門請救。及覓參至，瘡已先發矣。余甚彷徨，恐以人參補住瘡邪？雖救急無益也。只得姑俟瘡勢稍退，方與服之。服時，已汗出沾濡，噴之果然，大汗不止。督不知人口流白沫，灌藥難入。直至日暮，白沫轉從大孔遺出，余喜曰：沫下行可無恐矣。但內虛腸滑，獨參不能勝任。急以附子理中湯，連進四小劑。人事方醒，能言，但對面談事不清。門外有探病客至，渠忽先知，家人驚以為祟。余曰：此正神